

邓一光作品

深圳在北纬 $22^{\circ}27'$ ~ $22^{\circ}52'$

SHENZHENZAIBEIWEI
 $22^{\circ}27'$ ~ $22^{\circ}52'$

深圳当代
小说8大家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深圳当代短篇小说 8 大家

邓一光 /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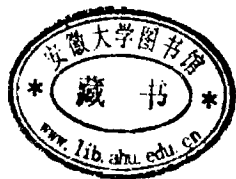
邓一光作品

深圳在北纬

22° 27' ~ 22° 52'

SHENZHENZAI

BEIWEI 22° 27' ~ 22° 52'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深圳在北纬22° 27' ~22° 52' / 邓一光著. — 深圳:
海天出版社, 2012.1

(深圳当代短篇小说八大家)

ISBN 978-7-5507-0247-9

I. ①深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4626号

深圳在北纬22° 27' ~22° 52'

SHENZHEN ZAI BEIWEI 22° 27' ~22° 52'

出品人 尹昌龙
策 划 冬 凤
责任编辑 林星海
责任技编 蔡梅琴
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1001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
印 刷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130千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
定 价 23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	1001
乘和谐号找牙	1014
宝贝，我们去北大	1029
离市民中心二百米	1048
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	1069
深圳在北纬22°27'~22°52'	1084
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	1107
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	1128
有的时候两件事会一起发生	1149
消失给你看，或死给你看（后记）	1166

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

樊鸿宾带我去深南大道看房子。房子美轮美奂，价格昂贵，我买不起。我们离开那里，去滨海大道看另一处房子。那处房子也不错，像一片珊瑚虫的坟茔，倚山傍海，气宇轩昂，让人有敬畏感，价钱也不菲。

“房子不错。有没有更便宜的？”我问。

“城中村怎么样？”他反问，尽量克制着。“这是深圳，你要改变观念。”

我知道城中村，那是一堆城市的淋巴细胞，气息叵测，盛产奇形怪状的故事。我对故事过敏。我对淋巴也过敏。而且，我还不至于那么不道德，把自己的坏毛病告诉樊鸿宾。他是我来深圳之后认识的唯一朋友，相当于我在这座城市里的过渡房。

“那怎么办，我的确买不起。”我说。

“你就不应该打买房子的主意。”樊鸿宾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总结说，“你就不应该来深圳。你当深圳是联合国？联合国维和也得花钱。”

“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有吗？”我问他。我真的没有主意了。我想到从卢克索沿东部沙漠返回开罗的那一次，穆罕默德·白佑明提到的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，他们不住政府为他们盖的美丽的白色房子，而在沙堆下用破木板搭一间岌岌可危的破棚子，心安理得地当甲壳虫，让人既羡慕又敬佩。贝都因人是好样的，可我不是贝都因人。

“要这样，你只能去红树林了。”樊鸿宾斩钉截铁地说。

樊鸿宾是一名画家，在罗湖有一栋气派的画院，虽然画院旁边的人工湖是一潭颜色可疑的死水，看上去让人起鸡皮疙瘩，但他在南山有一套漂亮的公寓，那是他的全额私产，他有说这种话的权利。

这样，我就去了红树林。

那个男人坐在那里或是蹲在那里，就在红树林边。天黑着，看不清生长在滩涂上泥质沼泽中那些奇异的胎生灌木。夜栖在灌木中的水鸟轻声啾啾着，听起来有点儿揪心。深圳湾对面的香港灯火璀璨，像一条磷火闪烁的巨蟒尸体。

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他。磷火映在他的脸上。他长得没有什么特点，和所有走在大街上的深圳人一样，只是他的头发在不安地燃烧，这一点不一样。

他很安静，蹲在那里不出声，但我猜想他和我一样，也不是贝都因人。贝都因人不那么蹲着，他们喜欢赤着脚在滚烫的沙砾中快速行走。现在我知道他是蹲着的，而不是坐着的。红树林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，它们是唯一与海洋和睦相处的陆生物种。

我在他对面小心翼翼地站了一会儿，隔着浓密的灌木丛。我有点儿被他静静蹲的样子吓住了，坐下来，坐了一会儿改成蹲。

“你好。”我说，“红树林没有房子，特别是在夜里。老樊不应该把我支到这里来对不对？”

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说话。也许他是一个哑巴。也许他在打瞌睡。也许他不想理我，或者他不认识樊鸿宾，虽然樊鸿宾是一个画家，而且在南山的闹市区有一套完全产权的公寓。

巨蟒的磷火在快速演变，黑夜没有办法按照黑夜的愿望嚣张。河口有潮湿的气息弥漫过来，红树林散发着淡泊的树脂味，在海洋的咸涩味道中显得隐约而尖锐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

“深圳太贵了。”我说，意识到这话不准确。“房子太贵了。”

红树林中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，来自他那个方向。是海浪推动桐花树和苦郎树，或者是夜里出来觅食的海狸或海鼠。然后他说话了。

“我没想到钥匙会生锈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儿生涩。这很正常。“电子表不走了。身份证过期了。他们拿走了我钱夹里的照片。”

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有一次我的钥匙也锈了，那一次我去了漠河。我迷恋上了阳光下闪烁着金属幽光的冰挂，差点儿娶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姑娘，为这个我伤心了好几年。那真是一次心力交瘁的经历。还有一次，我的钥匙掉进厨房的下水道里了，但很奇怪，它没有生锈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我说。我其实想说“不可能”。我想最好还是礼貌一点。

“他们说，记着办二代身份证。可这太难了。”他有些迟疑不决，“谁也没有两个身份，对不对？”

他说得对。但在黑暗中我不能肯定他的神情。我的脚趾被什么东西硌疼了。我猜想是一枚小石子，或者突出地面的红树根茎。我能感觉到暗红色的汁液慢慢攀爬上我的裤腿。

我一直没有弄清楚，红树林靠什么生长。它生长在海里，是海岸边的房子，楼上居住着小青脚鹬、黑嘴鸥和白琴鹭，楼下住着砗螺、粒核果螺、栉孔扇贝、糙鸟蛤和寄居蟹，它们是

长住居民。还有一些哲水蚤、波水蚤、刺水蚤、根管藻、三角藻和圆筛藻，它们在林岸边荡来漾去，是一些暂住居民。照理说，红树林属于海里的建筑，它怎么可以依靠笨拙的陆地黄蜂和红须蚂蚁来传粉和授精呢？

“他们还告诉我，小心外面的阳光。这一点他们说对了。”他又开口说话了，“大街上阳光明媚，而我太苍白了。我就像一棵过了季的除虫菊，全身上下都涂满了金色蜜蜡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吃惊。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诗人，这让我原谅了深圳。一座城市是容易被原谅的，尤其是我们的内心有柔软处，而这个柔软处恰好被打开了的时候。想想鲜活的冰岛牡蛎被寒冷的牡蛎刀撬开时的感受吧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有点拿不定主意，“我离开得太久了。十六年，是不是太久了？”

原来这样。“那还用说。十六年前迪拜还在卖珍珠，现在人家有花不完的‘石油美元’。迪拜真是了不起。”我说，“你想抽支烟吗？你是深圳人吧？”

我从兜里掏出香烟。海风很大，火被吹灭了好几次。禁烟令无处不在，我不得不放弃。如果可能，我会放弃做一个人。我是说，不是吸烟的人，也不是深圳人，是人——如果我能做一枚砗螺，或者一丛三角藻的话。

“我不在乎房子有多贵。我有一套房子，是我母亲留给我的。”他语气肯定地说，情绪有了那么一点活跃。“她是一个好母亲，对不对？”

我不想说什么。母亲都是好母亲，但母亲最好和房子没有关系，那样真的太难为母亲们了。

海芒果，黄槿，海棠果，无毛水黄皮，老鼠筋，它们都是红树林的母亲，它们的果实成熟之后会快速长出胚根，离开

母株落入海水里，几个小时内就能成活。谁能说得清母亲的事情呢？

“可惜我没见到她。”他说，“我是说，我没见到我母亲。”

“你是遗腹子？”我想不会，听上去他不像十六岁的少年。“她去世了？”

这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我来红树林不是为了安慰谁的，虽然深圳正在变成巨蟒，每天有几十万人离开，几十万人涌入，还有一些人绝望地跳楼和钻泥头车，但我不是政府，在深圳尚无产业身份，也没有加入义工组织。我不想买不成房，还得陪人蹲在黑漆漆的深圳河口抹一晚上眼泪。

“深圳每天有一万一千头猪、三十万只鸡和五十万斤鱼虾去世，那里面没有我的母亲。”他开了一个玩笑。

我松了一口气。他是一个幽默的人，即便是在黑夜里，在红树林这种地方，这让我感到高兴。

“但是？”我说。

“她走了。出国了。跟一个男人。”他说。

“哦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认识那个男人。”他说。他的语气影响了红树林，隔在我们之间的那片胎生灌林不安地摇晃了一下。

这个我明白。这种事情常见，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。

“她有很多男人。”他继续说，“我说不清楚他们有多少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不能肯定应该怎么接他的话。“这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。谁知道呢？”

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我不认识。”他说，“可这有什么关系？她给我留下了一套房子。”

“房子！”我说，心里呻吟了一下。我当然不是小青脚鹬，但我愿意做一枚浮游动物，或者一丛浮游生物，比如砗螺和三角藻。“祝贺你。”我有点儿违心。我觉得我有点儿卑鄙。

“我不想住进去。我是说，不想住进那套房子。”他说。“生锈的钥匙不是那套房子的。律师在我出来之后找到了我，他给了我钥匙。”他解释。“房子的确不错，什么都不缺，物业和水电煤气交到十年以后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。”

“它恰好不在地铁站口，还是它属于旧城改造项目？”我在想，既然这样，他那套房子，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，到底是十六年前的产权，也就是他母亲离开之前购买下的新楼盘，还是更早以前的老楼盘，老到那栋楼里出生的孩子已经准备生下自己的孩子了？我还想，如果他不想住进去，那套房子恰好又有一间向阳的足够敞亮的盥洗室，他愿不愿意租个合理的价格？

“我就是不明白。怎么也想不明白。”他苦恼地说。

“你真的不想抽一支烟？”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兜。“我是说，如果你能把烟点着的话，我就能抽一支了。你不明白什么？”

“我该不该谢谢他们。”他说。

“谁？”我说。

“那些男人。”他说。

有一阵我没有说话。我现在才想到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有多大年龄，是干什么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他母亲的那些男人。这是一个重要细节，被我忽略了。很多东西在黑暗中消失了。但也有很多东西是在白天消失的。其实它们在那儿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或者忽略了。

“你想，”他在黑暗中拿不定主意地说，“我母亲要和那

么多男人干那种事情。就是说，那些男人，他们很可能为我现在拥有的这套房子掏过腰包，或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掏过。我该不该感谢他们？”

“他们是开发商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这有关系吗？”他反问。

他是对的，没有关系。房子就是房子，有什么关系？

“而且，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他们。”他的口气有些伤感，脸上的磷火掉落下去一些，这使他好像往黑暗中隐去了一些，影影绰绰的，看上去有些模糊。“总是要谢谢的。”

“一定要谢吗？”我拿不准。

“我觉得应该这么做，去找那些男人，找到他们，说声谢谢。”他说，“可我去哪儿找他们？”

“你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我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我只认识他们当中的几个。他们是我母亲的朋友。我不能肯定他们和我母亲是什么关系。”

“也许没有关系。”我说，“我和很多人都没有关系。我以为有，或者他们以为有，但没有。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他强调说，“我母亲并不和所有的男人上床。她有时候会在床上齜着牙揉她的额头，吃一点小饼干。她和男人并不总干那种事。她有头疼的毛病，而且总是感到饥饿。”

这就困难了。理论上说，肉食动物都吃肉，但也有只吃腐肉的。还有一种得到生物学支持的理论，是说肉在没有变成肉之前，并不想随便让谁吃掉。

“根本没有办法。去哪儿找，找谁？”他沮丧得要命。

“我应该谢谢他们。当然我不会过分。”

“什么过分？”我问，“请他们和你一起喝一杯？”

“问他们是否爱我母亲，或者爱过她。”他有点儿生气，为我口气中的粗鲁。“这不关我的事对不对？我也不想知道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对的，这的确是个好主意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
磷火在他的脸上和红树林的叶片上晃动了一下。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。隔着植物丛，他好像陷入了一种沉思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考虑这个主意到底怎么样。

我有些累，蹲着不习惯。暗红色液体洒湿了我的裤腿，屁股上湿漉漉一片。我被自己的无所措从弄得打不起精神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鸟儿的啁啾声轻轻传来，从红树林的那个方向。有什么东西在附近的滩涂上爬动，也许是海洋里的神秘访客。我在想一条滑腻腻的弹涂鱼，它瞪着好奇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看的样子。

海风小了一些。我点着了香烟，看咫尺外磷火辉煌的巨蟒。我知道我身在这座城市，它在奋起直追，肯定有希望成为另一条巨蟒。我被这样的念头鼓舞着，一时心花怒放。有一刻我忘记了前面发生的事情，以为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，待在红树林。

“我还想去一些地方看看。”他的话在黑暗中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想起他，想起我不是一个人待在夜晚的深圳湾畔。这让我放弃了坐下来的打算。

他还蹲在那儿，一点儿姿势也没变。看起来他比桐花树更执拗。

他说他想去一些地方看看。我明白，他是一个出走多年的人，已经不熟悉深圳了，这座城市从一片沼泽地变成了一座超级大都市，已经有爷爷辈的户籍人口了，总之面目全非。十六年，不管过去他有多大，现在他都成熟了。他应该去看看他的母校，他的初恋情人，他第一次掉落牙齿的地方，或者他第一次哭泣的地方。

“也许你应该去吃一次猪肚鸡。”我向他建议，“这是深圳特色。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与巨蟒的磷火顽强地对峙着。我不知道我的主意对不对，也拿不准他有没有钱吃猪肚鸡。我们总是失去主意，在我们哭泣的时候，或者妄自尊大的时候。

他朝我看过来。黑暗中分辨不清楚，我觉得是，隔着红树林他在看我。

“如果能找到她，我就去。”他说。

“你母亲？”我问。

“你替我判断一下，喜欢留刘海的女人是不是很固执？”他没有接我的话，自顾自地说。

“也不一定。有一次我……”我说。

“她答应等十五年，只等十五年。就差一年。”他没容我说下去。“我应该早点儿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“一年的确比较漫长。”我只能顺着他的话说，“但和十五年比就不算什么了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停了一会儿说。

“我的确对。”我说。

“我在监舍里还有几件东西，走的时候太急，没顾上拿。”他微笑了一下。黑暗中看不清，但我确定他在微笑，而且他微笑的样子十分迷人。“我不想再回去了。留给舍友吧。他

们会打起来。”

我在想监舍里那个乱糟糟的场面。有人抢爱华牌随身听，有人抢鳄鱼牌衬衣，它们都是十六年前产自本地的盗版商品。这座城市在努力洗刷过去的罪恶经历，它越来越成功，但狱警仍然头疼不已。他们生气地敲打着铁栅栏，把其中几个囚犯拖出监舍，关进反省室里。我想，那些盗版商品中一定没有那些照片，它或者它们是他的珍惜；他在失去它们之后就失去了这座城市，最终失去了自己。

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城市会发达。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。城市才不管别的，不管谁能不能进入，谁能不能回来，这就是我们在生活着的时候得到的最大惊喜。

我这么想着，迷迷糊糊又睡着了。

再次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我是蹲在那里睡着的。站起来的时候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自己的脚。

他不在了。那个男人。红树林还在。它们一直在，只是由黑变绿，绿得流油，在晨风中孩子气欢喜地摇曳不停。

深圳湾有一线银光跳跃闪烁。滩涂外的海域上有大吨位油轮停泊。海水退去，红树林露出交错纵横的呼吸根，它们像一只只婴儿手指，温柔敦厚地抓进亮晶晶的海泥中。但他不见了，那个昨晚和我说话的男人。

我离开待了一晚上的地方，绕过瓶花木和海漆树的隔离带，去那个男人待过的地方。那里有一些破碎的海石，还有一些惨白的贝壳尸首。我在那里蹲下来。

我看见了什么？

一只雌性的黑脸琵鹭。它双翅敛阖，一动不动，优雅地伸着一双长腿站在那里，斜着眼睛看着我。它的雪白的冠羽在

阳光中像王子披着的美丽外氅，让人自惭形秽。

现在我知道了，红树林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昨晚那个男人，他根本不是在和我说话。他在和它说话，和这只优雅的有着雪白冠羽的黑脸琵鹭。他甚至不知道我在那里，在布满了婴儿手指般呼吸根的红树林的另一边。

但也不一定。也许和我说话的不是那个男人，而是这只优雅的有着雪白冠羽的长腿黑脸琵鹭。根本没有什么男人。根本没有谁和我说话。也许是我自己，我在这一边，和红树林另一边的我说话。

谁也说不清。这是在深圳哪！

晨曦快速变化。我在那儿停了一会儿，然后向那只优雅的黑脸王子挥了挥手，离开绿油油的红树林。在我离开的时候，海光灼灼，海风起舞，海水快速地升腾起来，无数的水鸟追赶上来，围绕着我，将我覆盖住。

我在红树林。这是深圳最好的地方。它是史前建筑群，比深圳更早，生存着一些可爱可敬的土著居民。我喜欢那些水鸟，还有砗螺和三角藻，还有水狸和刺水蚤，我爱它们。

我在想，红树林的居民们会不会和那个母亲一样，和那些母亲一样，在其他地方，比如在滩涂之外，或者更遥远的地方，也能寻找到栖息之地？

我在想，陆地生物已经彻底失去了回到海洋的机会，很多介壳类海洋生命在源源不断地爬上滩涂，成为下一个地球世纪的新主人；我觉得我可以向它们学习，去它们的世界，做它们一样的生命。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的。

这就是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。

注：深圳红树林毗邻拉姆萨尔国际湿地——香港米埔保护

区，是中国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中国“人与生物圈”网络组成单位成员，也是“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”的重要保护对象。1988年以来，深圳城市建设中，不少于8项工程占有了该保护区土地，面积达147公顷，占整个保护区面积的48.8%，毁掉红树林35公顷，占原植被面积的31.6%。

2011.1.2于深圳